

天涯萍踪

记萧三

高陶

著

但求其字出
象人先
上取法大家化
眼以明眼
非李粗浅
纸的许诚哉是



天涯萍踪

——记萧三

高陶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封面设计：孙凤娣
责任编辑：胡德勤 刘百川

天涯萍踪——记萧三

高陶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海丰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1/32 13印张 6插页 267千字
1991年6月北京第1版 1991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册 定价7.10元
ISBN7-5006-0770-9/k·101



全家合影（1919年）

“家住桃源第一村”为萧三的父亲萧岳英的手迹

后排右一萧子升，右二萧三，
左二谭雪君，左一康凌；二排
右二萧岳英，右三萧三的祖母；
前排中萧子坤



萧三在法国（1920年）



旅法新民学会会员13人
与会友在蒙达尔纪的公
园合影 (1920年7月
10日)



萧三(左)与《铁流》作
者绥拉菲莫维奇
(1934年8月)

萧三和夫人叶华在莫斯科
(1936年11月)



毛泽东（右一）、萧三（右二）
和小八路在延安（1939年）





萧三（右）与斯诺在延安



毛泽东与萧三（右）在延安杨家岭（1939年）



萧三（中）与苏联作家波列沃依（右）及丹麦作家尼克索（1949年）

萧三在教育工作者会议上讲话
(195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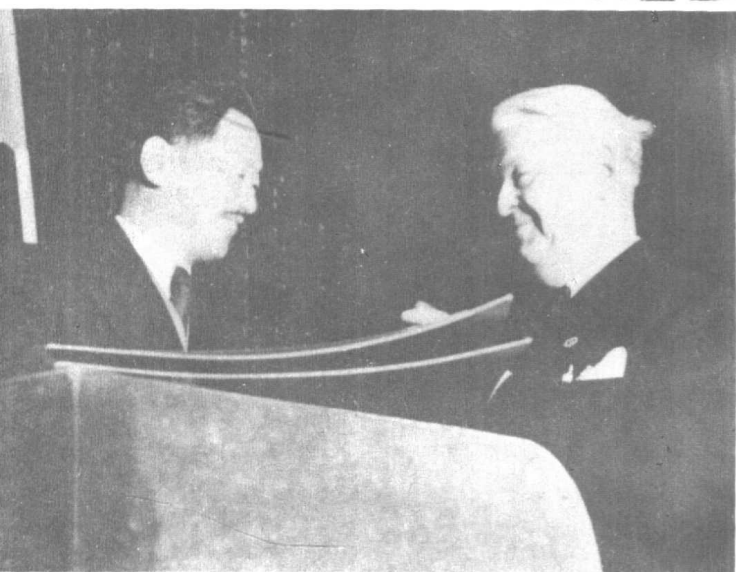


萧三（左一）与周恩来（左二）、宋庆龄（左三）、郭沫若（右）等讨论撰写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常务委员会宣言书（195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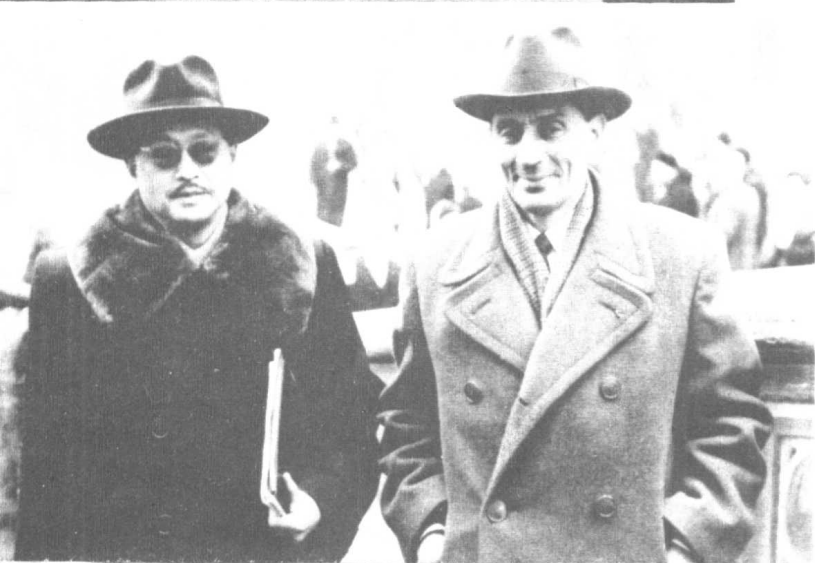


萧三在捷克斯洛伐克
(1951年)

萧三与土耳其诗人希克梅特
(左) (1951年)



萧三(左)在布加勒斯特将
世界和平理事会奖状授予罗
马尼亚作家萨多维亚努
(一九五一年冬)



萧三(左)与
约里奥-居里
教授在维也纳
(195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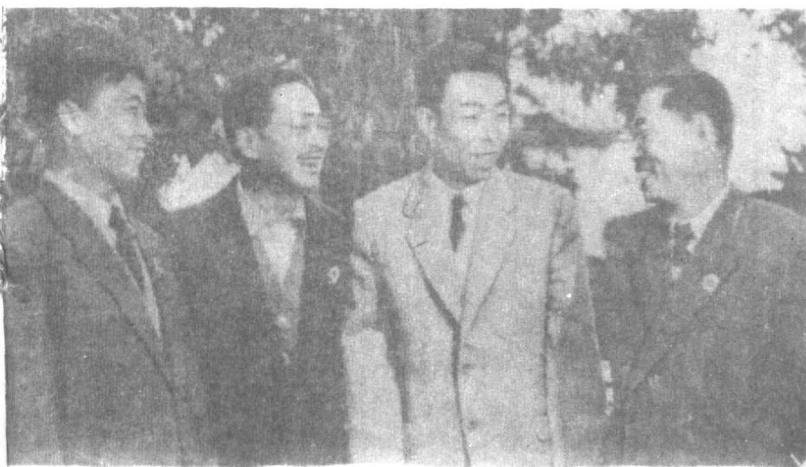
萧三在智利参加聂鲁达
诞辰纪念活动（一九五四年）



萧三在北京家中（1955年）



萧三在工作（1981年初）



萧三（左二）、茅盾（右
一）同出席亚非作家会议
的代表在塔什干（一九五八
年十月）



萧三(右二)与夫人叶华(右一)
和严辰(左四)、朱子奇(左三)、
邹荻帆(左二)、高陶(左一)
在医院 (1983年1月)

此乃許慎之說
非李杜詩
昔年以爲然
眼今明眼
不敢語大變化
如造化
但求其字出子
後人說法
又謂爲子所於
大雅之章
而此句在魏碑
一賦一化對上
何者是已哉
如此則
此字亦不難
我今意欲同舊
法入
新信傳正編唱
如此擇其

目 录

序	1
自 序	5
楔 子	9

湘 江 篇 （1896—1919）

家住桃源第一村	13
耳濡目染	21
初识毛润之	29
10月10日义旗扬	37
与毛泽东同窗	45
初出茅庐	52
草率的结合	58
新民学会	62
北京风云与湘江波涛	67
同毛泽东寻找蓬莱仙岛	72

留 法 篇 （1920—1922）

壮士非无泪，不洒别离间	79
-------------------	----

苦涩的海水.....	83
马赛—巴黎—枫丹白露—蒙达尔纪.....	89
法国警察的大棒.....	94
戈德弗鲁瓦街17号.....	98
“米卡”之恋.....	101
神奇的名片.....	104

赤都篇（1922—1939）

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111
为列宁守灵.....	117
希克梅特献给他一首诗.....	122
《国际歌》和《光明赞》.....	125
仰慕绥拉菲莫维奇.....	133
李大钊：“需要一个能镇得住的。”.....	139
“我是基督徒”.....	143
献给上海的歌.....	146
“三·一八”，子弹在头上呼啸.....	153
死神擦身而过.....	156
“捉着黄牛当马骑”.....	160
和史沫特莱一见如故.....	168
两颗相爱的心.....	173
远东的热流.....	177
“老乡”法捷耶夫.....	185
文字改革的先驱.....	192

高尔基：“应当邀请他！”	194
《梅花》	199
顿巴斯之行	203
罗曼·罗兰的两张照片	208
一封未获答复的信	212
大哉鲁迅	216
“左联”解散的前前后后	224
大会，在西班牙的硝烟炮火中	233

窑洞篇（1939—1945）

母亲，我回家了！	247
毛泽东：“啊，10多年不见了！”	254
向朱德索诗	261
难忘的晋西北之行	266
《宣言》和追求	273
不忘年少的读者层	285
毛泽东的表扬	293
窑洞城的欢乐	298

友谊篇（1949—1960）

相逢在金色的布拉格	307
为萨多维亚努授奖	312
与约里奥-居里共事	316

季米特洛夫温暖的手.....	523
索菲亚迷雾蒙蒙.....	326
聂鲁达：“假如我们坐船.....”	330
爱伦堡的寿辰.....	335
亚洲诗人的盛会.....	339
聆听马雅可夫斯基朗诵之后.....	345
畅销书.....	355
胡志明：“我认识他，他是我的朋友！”	360
翻译生涯.....	366
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	374

夕 阳 篇 （1965—1983）

噩 梦.....	383
生命的尾声.....	396
没有带走的温暖.....	404

序

张志民

好久没见到萧三同志了，前些天，忽然接到高陶同志的信，告诉我两件事：

一是，萧老又住院了，这次的情况比较严重，目前，全靠氧气呼吸，不能讲话，但神态是清醒的。中央领导同志曾去医院看望他，对这位革命前辈十分关心，为他找了最好的医生，在进行抢救。

二是，她自己摔伤了，由于走路不留神，扭伤了脚，几天来，难以下地，现在是一面卧床养伤，一面加班加点，赶编萧三同志的文集。

两个消息，都不是那么吉祥，使我感到很沉重。

我责怪自己，前些时候，为什么竟没挤出点时间，去看看萧三同志。即便是实在去不了，也可给协助他整理文稿的高陶同志打个电话，问问萧老的健康情况，但这些都没有做。

这次，我着实不能原谅自己那种“不爱走动”的老毛病了！过去，我常是这样为自己开脱：认为感情是种内涵的东西，不都表现在形式上。因此，有些同志，我常常想到，十分念记，但却很少去看望。觉得看人，会耽误人家的时间，给对方添麻烦。在这种考虑下，把一些该做的事情，也删掉了。

和萧三同志的来往，正是这样。我们相识的时间不短了，但见面的次数并不很多。虽然同居一城，也只有在逢年过节的假日，偶尔去看看这位我所敬重的、比我年长30岁的老诗人。

“十年内乱”中，不知是一种什么机缘，把我们迁移在一起了。不过，尽管是身离咫尺，同狱同牢，但各有各的“单间”，各有各的门卫，自然是不准见面的。

我出来之后，急切地想知道萧三同志的消息。直盼到1979年，总算得到了一个准信，他住进友谊医院，正在恢复健康。

10多年久别之后，初次相见的情景，到今天还历历在目。那天下午，我乘了半个多小时的公共汽车，还不到探视时间，就早早地赶到医院门口。萧三同志如今是个什么样子，我不敢更多地去想，只想到，一位久经沧桑，百受折磨的革命老人，躺在病床上……

相见之下，把我所有的预想，都一扫而光了。萧三同志并没有躺着，也没坐着，而是腰不弯、背不驼地站在那里，正在沉思什么！见到我，他仍像过去一样急忙迎前几步，我们紧紧地握住手……

桌上、窗台上，都摆满了书籍和一些正在整理的文稿。几年中，那些可以想像的细节，我觉得都不需要询问了。一位年逾八旬的老人，用自己的双脚，从那道铁门里走出来，这本身就是个了不起的胜利！七八年的牢狱生活，对一位身体多病的老人来说，需要多么坚强的意志和信念，才能打发那漫长的岁月，送走那几千个黎明和黄昏啊！

在这次会见中，萧老告诉我，高陶夫妇是他患难中的好朋友。当他刚从狱中出来，尚未获得自由的时候，他们夫妇就来慰问他，关心一切。高陶同志并利用业余时间帮助他工作。从此，我取得了对高陶同志的初步印象。